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1266期 (2025年12月8日) WWW.MINGHUI.ORG

•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5290名

•三退人数：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起退党（团、队）总计人数：455,396,285

•翻墙找到明慧网

自由门电脑版：<https://j.mp/fgp88>

自由门安卓VPN：<https://j.mp/fgv88>

无界一点通（安卓）：<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无界浏览电脑版：<https://s3.amazonaws.com/693/u.exe>

明慧网成立于一九九九年六月，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发表关于法轮功真相的第一手信息，维护和弥补迫害环境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



图：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于十一月九日开幕，十二月二日结束。

## 本期内容提要

【修炼】识字奇闻

【修炼】大法指路不迷航

【法会】关键时刻 坚定选择

【法会】“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法会】处处都是修炼环境

目 录

◆ 修炼园地

识字奇闻 ..... 3

大法指路不迷航 ..... 6

◆ 大陆法会

关键时刻 坚定选择 ..... 11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 27

处处都是修炼环境 ..... 33

在法中修真好 ..... 45

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 54

做贺卡过程中，不会了，问师尊；时间长了忘了，问师尊；师尊又点悟我上技术论坛。时时都感到师尊在我的身边。同修对师尊感恩的语言，明真相得救的世人对大法师尊的敬仰之情感动着我，我也真真切切的体悟到了师尊的慈悲伟大。

一次，我熟悉的一个同修对我说：“你觉的你在这上面这么用心值得吗？你还不如把这颗心用在出去讲真相救个人呢。”我对她说：“这也是救人哪！全世界的众生都看到中国大陆在邪党这么多年的严酷迫害下，大法弟子不但没有被邪恶吓倒，反而越来越成熟坚强，明真相的世人也越来越多，他们真诚的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这不是最好的真相吗？师尊为我们付出承受的太多太多，作为一个弟子，我们就应该感恩！”

慈悲的师尊不断的启悟我，让我不断的明悟法理，使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做贺卡的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

师尊慈悲的选择了我做大法弟子，我没有理由做不好。我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放下自我，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和能力，做好应该做的一切，给师尊献上弟子的一颗真修向善的心。

感谢师尊的一路看护，弟子才走到今天！感谢明慧网的一路陪伴，感谢明慧同修、技术同修的认真负责、无私的圆容与付出。在师尊开创的修炼环境中走向成熟，兑现来世时的洪誓大愿，跟随师尊回到我们真正美丽的新家园。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修改。

弟子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明慧周刊》所收内容仅为明慧网每周内容的小小一部份，且多数文章为缩写版。交流文章代表作者在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谨与同修切磋。请大家共同“以法为师”，“比学比修”。】

一天，有同修谈到一个退休的“610”主任还没有一点信息。当时，我正在用常人电脑找寻一些恶人的信息；在这之前我曾搜过他的信息，可一无所获。这次，我在电脑上刚写上他的名字，奇迹出现了：他们全家出去旅游，同时过生日，把全家的照片、生日、岁数都发在了网上，信息很全——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和同修们都很兴奋，知道师尊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了法，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感恩师尊！

还有一件神奇事。当地有几个特别恶的警察，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这次曝光就缺这两样。我们很焦急。师尊点化，使一同修想起在联通一分店打工的同修。同修找到了他，正好他一个人在，他听后很快把这几个恶人的电话、身份证号都拿出来了。他说：“我这是最后一天在这上班，明天就不在这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谢谢师尊！

### 在做贺卡中不断纯净自己

在师尊的一路保护点悟下，我做贺卡十几年了，从一点不懂到会做点，再到不断的完善。因为我对专业技术一点不懂，大多都是找张合适的图片，写上向师尊问好，做的贺卡也不规范。这几年明慧专业同修做的贺卡真好，我也想用明慧同修现成的贺卡问师尊好。

我和几个同修交流过，同修们认为咱们应该走自己的路，让不会做的同修用现成的贺卡，我们还是用一颗敬仰虔诚的心，自己做好每一张向师尊问好的贺卡。师尊也在一直鼓励我们。专业同修做的贺卡也给了我们不少帮助，如：尺寸的长宽，大小，颜色的调整。感谢同修的无私。

## 识字奇闻

文：中国东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一九九九年三月份走入大法修炼的，当初我是大字不识一个，那时大法刚传到我们村，有许多人都去学法，我也跟着去，也不懂得修炼是什么，只是觉的大法好。

### 一、识字奇闻

学到第十天，辅导员问大家：“你们谁要《转法轮》？我去给大家请。”当时好多人都说：“我们也不识字，有书也不认识。”我想这个法这么好，我一天学会一个字，也能把整本书看下来，赶紧说我要。辅导员就把宝书给我请回来了。

拿到《转法轮》，我什么都没想，坐到炕上翻开宝书就看起来，结果让我喜出望外，我发现《转法轮》上所有的字我都认识（个别除外）。可自己到底是真的认识字了呢？还是我想象了呢！因为我活了几十年连书本是什么样的，字是怎么写的，哪是横哪是竖都不知道，怎么突然认字了呢？我得找个认字的人验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能读书了。我就跑到后院我嫂子家，因她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我让她们给我看着，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念了来。两个孩子惊奇的在炕上翻滚着笑，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说：“我三姑怎么认字了，怎么认识的？”我一看我真的认识字了，高兴的跑回家，捧着宝书认认真真的看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丈夫回来了，他看到我坐在床上看书，很奇怪的问我：“你干什么呢？”我说看书呢，他说：“连字都不识一个，还看书呢！装也装不出来。”我说我真的能看



书、真的识字了，不信我念念你听听。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他拿过书一看果然一字不差。这下他可吃惊不小：“谁教你的？怎么学会的？”那时也不知道是师父看我真真正正要修炼的心，就给我开智开慧了，只知道捧起书就会读。我说谁也没教我，捧起书我就认识他们。

我这事在当地成了奇闻，人们都知道大法的神奇、师父太了不起了。

## 二、腿愈奇闻

一九九九年七月迫害发生之后，孩子把我接到她那去住，其中有六年的时间没有看到《转法轮》，没有同修交流。在这期间有一次，突然间双腿不会动了，两条腿就象面条一样耷拉着一点劲也没有，什么事也不能自理，洗个澡都是女儿拖进卫生间再拖出来，急的女儿大哭，没办法，就强行将我送进医院打针。住在医院里。我就想：我这是怎么了，这是修炼人的状态吗？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不行，不能这样坐以待毙。我炼功，只有大法能救我。就这样别人都休息了，我费尽全身的力气挪到床边，因为站不起来我就坐着炼动功。慢慢的感觉腿有些力气了，我就试着站起来。这样经过十六天的时间，我就完全恢复出院了。

回家后，我就从自己家把《转法轮》宝书带到女儿家，从那开始，宝书再也没离开过我，到现在我已经把宝书完全全背了下来，装在了大脑里。

这里还有个插曲，就是曾经给我治腿的那个医院，说是给我治好了腿，名声大振，许多人都去那个医院看病，结果可想而知，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能治好，他们哪里知道那是他们治好的吗？那是大法的威力在人间的体现。

还有一袋子填写地址姓名的多联单。他说：“大姨，放你这里，用时方便。”他又教我怎样填写，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最后他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做，我保证都给你们发到。”我感动的对他说，谢谢你！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会得大福报的。同时心里默默的感恩师尊的良苦用心！从那以后他经常自己来拿，发出后很快就收到回执，我们就尽快把文章和回执单发往明慧网。

后来邪党严重封锁，邮件发不出去了。那时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需要发给最高检察院和其它几个部门。我只好又找到了他，和他说明情况。他很为难的说：“现在挺难办的，不过我可以给你用别的办法发过去。”两天后我们也收到最高检察院回执。感恩师尊成就着我们，也救了有缘人。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都是师尊在做。

## 整体配合，揭露邪恶力度大

几年前，在一次大面积曝光邪恶的过程中，开始时，我们参与此事的几位同修陷在了你错我对的争论中。当同修们都放下了自我，向内找修自己时，认清了这是旧势力的干扰、邪恶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们不能上当，走师尊安排的路。大家拧成一股绳，协调同修到多个学法小组交流切磋，使每个同修都能有机会参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跟上正法的进程。

此前，我们对恶人信息知道的不多，当大家都行动起来后，整体配合，讲真相的，走亲戚的，有的亲自到他们家乡去打听的，大家都在用心做。一段时间后，掌握了不少恶人的信息；但还有几个在明慧网曝光的出名恶人，还缺乏主要信息。那几天我也搜了明慧网保存的我地的恶人信息，还用“常人电脑”搜集我们需要的电话号码或一些信息。

两千多人。怕心重或其它原因一直没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用上这个手机后也可以讲真相救人了。

### 积极参与诉江，跟上正法进程

二零一五年，知道诉江信息后，我认识到，是天象到了这一步，也是正法进程推到了这一步。江氏集团作恶多端，就应该起诉它，把它的罪行曝光天下，这也是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

时间不等人，正在我不知如何做的时候，一位协调人拿来了她连夜写出的诉江状，我和几个同修参照她的模式写好。很快明慧网发表了各种诉江模板。通过交流，我们达成了共识，全市同修很快都行动起来了，不会写的帮助写，大家互相协调，整体配合的很好，多数都用真实的信息参加了诉江，有的家人和亲戚也积极参加了，诉江的浪潮滚滚向前。

在邮寄诉江状过程中也很神奇。一开始我们邮寄诉江状，发快递都是到各个邮局，工作人员填写单子时，都会问：“往那发？发给谁？”还要打开看看。后来公安暗地插手了，指使他们开始刁难，我们无法正常的邮寄了。

有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一辆邮政车在路边停着，里边坐着一个年轻小伙。我走过去和他交谈了几句，得知他就是专门管收发信件的，他也可以上家里来取，有提成，发的越多提的越多。我问他：“你上我家里拿行不行？”他说：“可以。”我把他带到我家，给他讲明了真相后，帮他做了三退，又给他讲了为什么诉江。小伙子不善言语，人挺善良，静静的听我讲完后，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从那以后，他到我家里拿了多次诉江状。

一天，他又来了，从车上拿下来一大堆邮政快递包装袋，

### 三、车祸奇迹

我的姐姐也修大法，也没有文化，每天学法都是外孙子教她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姐姐学的用心，外孙也教的用心。也受益匪浅。

一次她外孙上晚自习放学回家，姐姐的女儿去接他，当时天已经很黑了，姐姐的女儿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跟在一辆拖拉机后面，拖拉机后面有一块铁板正好挡住了人前面的视线，不知道前面的路况。因姐姐的女儿骑着自行车带着孩子着急往家赶，就从拖拉机旁边超过去，车子骑的也很快，哪知一辆高速行驶的大货车迎面开了过来，想躲已来不及了，只觉的“咣”的一下就看见孩子滚到大货车底下。

姐姐的女儿急的什么也不顾了，在货车后面追着跑去找孩子。大货车又开出去十多米远才停下来了，一看车底下没有孩子，才发现孩子好端端的站在路边上，身上连土都没有。回头找车子，自行车，都扭成麻花了，这么大的车祸，娘俩都平安无事。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可想而知。

孩子只是每天教他姥姥认字，就得了这么大的福报。全家人对师父的感恩、用尽人类的语言都无法表达！

谢谢师尊的慈悲保护，感恩师尊对我们的慈悲救度！

## 大法指路不迷航

文：中国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有几位同修到我家来，鼓励我让我写修炼体会，我有点打怵，六年级文化，不会写文章，也不知写什么。静下来回忆一下二十多年的修炼路，有苦也有甜。最主要的是感恩伟大的师父慈悲救度！在此，全家人叩拜恩师！

### 一、苦难人生 等待得法

我家祖籍是山东，早在六零年大跃进时代，所有村户集体种地，粮食成熟但不让收割，都吃大食堂。那时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父亲饿死了，家里下葬钱都没有，三叔给点高粱秆把父亲裹上埋在地里。那时我三岁，母亲领着我们姐弟几个艰难度日，没有粮食扒树皮吃。我家房后是学校，八岁时，老师找到我让我念书，我一边上学一边挖野菜，那也供不上吃，有时向五姨要地瓜秧吃。母亲是裹小脚的，走不动路，干不了重活，家里经常吃的是野菜掺地瓜干，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的真是苦不堪言。后来我姐嫁到了东北，我们就随姐姐来到东北安了家。那时我十几岁，又接着念了两年书，六年毕了业。

日子总算不挨饿了，我二十五岁成家了，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村里就强制妻子做了节育。在农村艰难的生活，妻子得了一身病，一个月有半个月躺在炕上。我又得了一种病叫“出血热”，整天发烧，后来到了省城总算治好了，保住了命。

一九九六年，我去哥家串门，一看哥嫂变了，身体病好了，心态好了，才知道哥嫂学大法了。哥嫂让我也学，

后来彩信封卡了，我们开始学打语音电话。在这个过程中，师尊帮我拿掉了很多执著，如：妒嫉、欢喜、显示、埋怨、指责、不平衡等人心。我以前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又不懂拼音和英文，岁数也大了。这对懂电脑和手机的人可能很容易，可是对我来说，简直是赶鸭子上架，困难不少。我对自己说：“这个项目救人力度很大，我必须承担起来，决不放弃！”和我配合的同修说：“这也许是我们的誓约。”

那天晚上我打开明慧网，向师父合十时，马上想到：我有师父啊！一切都是师尊给的，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师尊已经铺垫好了，师尊在身边看着我们呢！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互相圆容，敞开心扉，遇到问题在法上交流，向内找，修自己。在师尊的保护下，这个项目在我市做的效果很好，救人的数量不少。

我们通过一个明真相的商户，先后帮我们购进了多个二手手机和电话卡。经技术同修把手机改制后，分批给了愿意承担这个项目的同修。在协调这个项目过程中，有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做，要有耐心。比如：买手机，买电话卡、下载语音彩信，给手机更换语音，更换电话号码，如果用号段打，可以一下子多输上一些号段的电话号码；如果想专门给什么部门或给什么人打，那就得把一个一个号码输在内存卡上。

那时邪恶迫害还很严重，注意安全是必要的。有同修教多少次也学不会，有的把手机拿家去后，过几天又送回来了。我家有时会存放多部手机，经常我会背着七、八个手机出去同时打（因为电话卡是有时间限制）。有同修要时，就拿出去，我自己一般保留两、三个手机。期间，三退的人数很多，我也没时间计算，录音听不过来时，常常让同修帮着听。一位同修说，那个时间段，她一个手机就退了



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语音、把每周的《明慧周刊》和每周的《明慧语音广播》下载复制到小卡上。只要同修需要大法网站的什么，我就帮忙下载及时供给。也有一些明真相的常人也很爱听《忆师恩》和《九评》一类的文章。有时，我也做一些大法真相的优盘供同修讲真相送给有缘人。

电脑是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它陪伴我助师正法一路走到今天，我也从来没因为邪党封网上不去明慧网，就是邪党封网最疯狂的时候，我每天照样上网不误，是师父的加持，电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 利用短信和彩信抓紧救人

《九评》发表后，明慧相继发表了短信、彩信的模板，我们市的同修也尽快的行动起来。技术同修先教会了我们几个人，我们互相配合的做，后来陆续有想学的同修，我们就教会他。那时购买电话卡不用实名制，我们通过各种渠道，经常成百成百的买。那段时间，彩信救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明慧同修做的图文并茂的真相彩信，让人看到很喜欢。手机上经常收到看过彩信人的留言：再给我们发个“祝你平安”或是“真相”彩信呗？直到后来停止彩信发送，我们打语音电话时，仍有人还在电话中说：“我们爱看彩信，那些能看的明白，有时间给我们多发个彩信吧。”那时候我们经常一人拿十几张或几十张卡到山上、晚上到公园等安静的地方轮流的发送。手机串号后直接换下一张，因为后期一张卡一次只允许发几十个或几百个号。但是，我们只要学好法，正念强时会超常发挥，我们每发一组都要测试成功与否，认真负责不敷衍。

我当时说没时间就回家了。到了秋天，妻子的病越来越严重，全家人犯愁。我想起哥嫂学法轮功病都好了，我就让大儿子去他大伯家去学功，回来教我们。大儿子把大法书和炼功带拿回来，他一下就得法了，一天一宿看完了一遍《转法轮》，全家人都开始学法炼功。老伴多年治不好的病，一炼功就都好了，真是神奇，全家人欢欢喜喜过大年。

村里人看到我们学法轮功后的变化，人传人都来我家学法轮功，连小孩子在一起玩时都说骂人给人德。村里很多人得法，我们又到别的村去洪法，教功或放师父讲法录像带。那时我们每天都忙于洪法，在路上，同修有背师父经文的、有背一段讲法的，大法在我们心中深深的扎下了根。九八年，在本县、外县、本市召开了大型心得交流会，我们都去参加，真是人山人海，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和得法后的喜悦心情。每次法会后，我们都有所提高，也懂得比学比修。

## 二、风云突变 巨难降临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这个邪恶小人妒嫉学法轮功的人太多，利用手中的权力想要搞镇压。四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听说天津同修被抓后也去了北京中南海，到晚上时，事情解决了，学员们都散了。

七月二十日，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那天，县里抓了一些法轮功学员，我和一些同修就到县政府大院去请愿释放法轮功学员。那里已经去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晚上，村书记带人强行把我们拽回家。过后到我家把炼功的坐垫和一些东西拿走了，藏的大法书没看见。我给镇政府人员讲真相，由于他们受毒害太深，两次到我家去绑架我，我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走脱。

我大儿子自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处处都能按真、善、忍标准做人。他有个好手艺，在哪工作都任劳任怨，周围的人都说他热情善良、聪明能干，是公认的好小伙。大儿子二十四岁结婚了，儿媳也学法轮功，两人在省城打工，相敬如宾，比学比修。

二零零一年，儿子和儿媳做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不幸遭警察绑架，儿媳因有孕在身被放回家。儿子被绑架在看守所，受到刑讯折磨，之后被非法判刑八年，经历了四个监狱的残忍迫害，被长期戴手铐脚镣、毒打、上大挂、强行灌食、胶皮管子打、针扎、电棍电击等，受了各种酷刑。

八年冤狱期满，儿媳到监狱去接他回家，在监狱门卫见面时却发现曾英俊潇洒的他已判若两人，骨瘦如柴、精神失常、头发花白、目光呆滞，连儿媳都不认识了。站在旁边的小女儿愣愣的望着从出生还没见过的父亲。儿媳拉着孩子的小手上前说：“这就是你女儿啊。”他傻傻的看着眼前的女儿一句话也没有（因为大儿子进监狱时孩子还没出生）。只听他嘴里嘟囔着：“我打针了，我打针了，我不该打针。”儿媳问狱警：“人怎么这样了？怎么这么瘦？”狱警心虚不回答。

回家后，儿子不能进食，整日咳嗽不止，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多处电棍电击的印痕，手脚浮肿，身上多处有伤疤，臀部皮肤坏死，呈黑紫色。送到医院抢救，院方说：“人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期。”儿子才三十来岁，就这样被迫害的离世了。

听到儿子被迫害致死的噩耗，我们老俩口心如刀割，

同修的鼓励坚定了我学电脑的信心。几天后，同修给我买回电脑，装好了系统，开始教我。她耐心的教，我用心的学。当天，我就学会了一些基本常识。时间不长，我就可以自己上网下载、看明慧网文章了。后来我也按她的教法，帮助好几个同修学会了上明慧网。

从此，我基本上每天都抽时间上明慧网。每当看到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照片时，我心酸的就想掉泪：师父为救度我们，到底吃了多少苦，付出了多少心血，我们都无从知道。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一定听您的话，走好走正您给我安排的路。

明慧网是师尊给全世界大法弟子开创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从能上明慧网以来，头脑清醒，不受乱法者的迷惑和干扰。如果哪天遇到什么问题解不开时，只要一打开明慧网，看到师尊的照片时，心里瞬间明亮了，再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感觉就是对着我的心结来的，困扰我的问题很快迎刃而解了。

每天上明慧网，是我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在明慧网这个幸福快乐的大家庭中，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互相鼓励，比学比修，每天打开明慧网，我都首先向师尊合十问好，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同时我也和电脑沟通：大法弟子选择你来到我家，是咱们有缘，也都是有使命的。咱们要互相配合好，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化大法，帮助我助师正法世间行。

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正愁不会打字时，一同修知道后，马上给我买来写字板，现在又安上了逍遥笔。我也可以往大纪元退党中心发送三退名单。同修又给我建立了站内信箱，我也可以和明慧同修直接联系了。后来我能帮助周围多名没有电脑的同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把《九



结果上访无望，很多学员却被抓、被打、被判。我也不例外。从中也让我对中共的邪恶本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去掉了希望政府能为大法平反的幼稚幻想。

大批同修不断的进京上访，对邪恶震慑力极大，也让世界人民看到了法轮大法的不一樣。我也悟到：在那样恐怖的环境下，能坚定的走出来，也是修炼者放下生死，生命本质升华的一个好机会。

### 电脑助我一路行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们遭受严酷迫害的大陆弟子，真想念师父啊！那时我对电脑未曾接触过。听说本地有同修会上网，但没有电脑，也没有合适的地方时，我立即拿出资金给了同修，购买了电脑等设备，把我家空房的钥匙也给了同修，时间不长，同修就被邪恶绑架了，电脑及房内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抢走。我多次去要，都没要回来。

我第三次去北京天安门打出横幅被抓后，被拉回本地看守所和派出所，来回被非法关押了九十多天，身心遭受了一定的迫害。回家后，我发现周围同修状态都不太好，象一盘散沙，因为去北京上访的同修多数被抓捕关押。我的心很苦，萌生了买电脑，学电脑的想法，为的能及时得到师父的经文。

那时我们这还没有几个懂电脑和有电脑的。我先去了教电脑的学习班看了一会儿，一点也看不懂。我只上过几年小学，学过的拼音也都忘记了，觉的学电脑太难了，放弃吧。后来，我发现会电脑的同修还是太少，对跟上正法进程有一定的影响，我再次决定学电脑。

一天，和一位同修说起此事，她对我说：“想学不难，不用象他们教的那么复杂，咱用什么就学什么，现学现用。”

中共怎么就容不下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呢，这么年轻的小伙，苍天为之落泪。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个心痛啊，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伸。

监狱由于外部的谴责和压力，还不断的对我家骚扰。那时我们真是哭都找不到地方哭啊。村民都为我们抱不平，纷纷签名声援让给个说法。狱方什么交代都没有，还给我们施压。好在我和妻子都学大法，懂得修炼的意义，儿子虽然失去了肉身，他在天之神灵已在神位上。通过不断的学法，我和妻子很快从悲痛中走了出来。

### 三、多次遇险 有师护安然无恙

大概是二零零五年，因为镇政府、派出所人员总去我家骚扰，我就出外打工去了。一次夜间走路，我被轿车给撞了，我没有了意识，把我送到医院几天才醒过来，我知道被车撞了，就想自己是学大法的肯定没事，不能讹人家，活动一下身体感觉真的没事，就出院了。

一次我开三轮车，在转弯处一下翻了个个，然后车四轮朝下平平稳稳的落在了三米多深的沟里。别人听了“砰”的一声响，可我哪都没摔坏，只是脑袋擦破了点皮。三轮车上装有大法真相资料，是师父救了我。

一天早晨，我开着三轮车去县城买菜，天还没亮，雾蒙蒙的，我没看见前面车灯亮，对面已经开过来一辆车，我急忙避开向旁边一转，紧接着前面又开过来一辆大车，没路可走了，眼看就撞上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的三轮车轮子一下立了起来，从两车的夹缝穿过去了，避免了车毁人亡的事故。我惊了一身冷汗，又是师父保护了我。

一年冬天，我牵着牛车上山拾柴禾，不知怎的牛来脾

气了，毛了，我的一只脚被绳子缠住了，牛拽着我猛力往山下跑，我拼力把两脚并上，如果两腿叉开，那种惯力就会被树把我冲开，牛跑到山下看见一堆苞米结停下了，我腿绊的绳自动开了。当时感觉我的肋骨象是断了，眼皮刮开了，我马上坐在地上盘腿打坐，当时二儿子正要举办婚礼，二儿子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用布把我身上缠上，我就回家了。

还有很多神奇事就不一一叙述了。是师父一次次的保护了我，在危险夺命时才得以生还，弟子欠师父的太多了，只有精進实修才能回报师恩。

如今，我和老伴都七十多岁了，经过了种种魔难，凭着对大法的坚信，一直跟随师父走到了今天。周围的人都说我比同龄人年轻，现在我身体硬朗，什么活都能干。一年的收成让我们吃穿不愁，每天学法炼功不误。本村的、邻村的我们都给讲了真相，村民大多都知道大法好。我也经常看明慧网刊登的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启悟很大，我要时常向内找，与老伴比学比修，在法轮大法修炼的这条路上共同前行。▲

成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大法修炼者，活的快乐充实。我知道了法轮大法是真正救人的好法、正法，我决心一定跟随师父坚修大法到底。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大法的美好，能得法修炼，我很快投入到洪扬大法中。很多人相继得法，去炼功点的人越来越多，协调人提议增加新的炼功点。不久就在一个派出所旁边建立了一个新的炼功点。我主动买了收录机，承担了在炼功点播放炼功音乐的事情。每天早晨三点钟准时到场，人到齐后就开始炼功，无论天气好坏，风雨不误，从没耽误过。

我们炼功时，派出所的干警经常站在旁边看，有时也跟着比划几下，我们还经常到所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派出所所长还收下了宝书《转法轮》。他们说：“你们跟旁边的那帮真是不一样，他们吵吵嚷嚷放个大音箱，乱扔东西。你们把我们门前都打扫的很干净，录音机一响，立即整齐的站好，象训练过似的。”

那时，我家里还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最多时二十多人，每星期天，我们都参加全市的集体洪法炼功，不少人也走入了修炼。虽然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没有空闲日，但我们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过的幸福快乐。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江氏集团丧心病狂的发动了对大法的疯狂打压，欺世谎言铺天盖地毒害了无数生命，红色恐怖笼罩了整个中国，我无法相信眼前这残酷的事实，感到天都塌了。

但是，师父和大法被诽谤迫害，我作为一个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者不能无动于衷，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声誉是做弟子的责任。于是，我和本市许多同修，先后几次去省政府、北京等地上访，希望政府能尽快纠正这错误的决定。

## 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文：中国山东大法弟子

【明慧网】师父和大法被诽谤迫害，我作为一个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者不能无动于衷，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声誉是做弟子的责任。于是，我和本市许多同修，先后几次去省政府、北京等地上访，希望政府能尽快纠正这错误的决定。结果上访无望，很多学员却被抓、被打、被判。我也不例外。从中也让我对中共的邪恶本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去掉了希望政府能为大法平反的幼稚幻想。

——摘自本文

\*\*\*\*\*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回顾得法修炼后我走过的每一步，无不浸透着师尊无量的慈悲和巨大的承受。师尊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灵；给了我在乱世中能应对各种复杂事情的能力；赐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名号。把我重塑成了一个新的生命。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今借法会之际，向师尊汇报一下我修炼路上记忆犹新的几个片段，与同修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 得法、洪法、维护法

修炼前，我被多种疾病折磨的生不如死。一九九七年，由亲戚引导，我幸运的走入了大法修炼。不长时间，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的无病一身轻，心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 关键时刻 坚定选择

文：中国河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当初没有同修们轰轰烈烈进京护法的壮举，生来就胆小怕事，但是坚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就这样，我一边背着母亲偷偷学法，一边悄悄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邪恶的迫害没让我放弃修炼，可是人中的情却让我迷失了——转眼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几经辗转，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他人很好，他没有象大多数人那样听到大法就有敌对情绪，而是对大法很有正念，相信大法是被迫害的，后来我就“顺理成章的”和他结婚了……

二零零八年夏初，当我双手捧起同修送来的大法新经文，看到师父一句句慈父般的呼唤，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回来了，谢谢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从那时起，我就走在了精进实修的路上。

——摘自本文

\*\*\*\*\*

大陆法会又开始了，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想动笔向师父汇报多年的修炼历程，和同修交流自己的修炼体悟。我作为一名修炼多年却极不精进的弟子，虽然很擅长写作，却从来没有动过笔，因为深知自己修炼的太差劲儿。当我意识到此次法会的庄严神圣，开始想动笔梳理自己的修炼经历时，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哪个方面拿的出手，可以跟师父坦然汇报的。那种惭愧，让我突然意识到，再不好好修炼真的是不行了。



于是我决定，无论修炼的如何也要把答卷交给师父，同时查找不足，精進实修。

## 一、喜得大法，幸福修炼

我是一九九七年从一位要好的初中同学那里喜得大法。由于多年受无神论教育，从来对各种气功都嗤之以鼻，可当我听到同学跟我介绍大法，却莫名的有好感。我当天把《法轮功》这本书拿回家，没几天就看完了。感觉这功法不仅教人向善，还通俗易懂的说明了其中的因由，真的太好了，和那些装神弄鬼、疯狂敛财的乱七八糟的气功真的不一样。

由于我当时年轻，正忙于人中的事，便放下了。但大法好的种子在那一刻便悄然种下了。

一九九八年，在与另一位学大法的同学交流时，他说：“我得好好学法了，这法太好了，你也得好好修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感觉到自己真的应该走上修炼的路了。从那以后，二十岁的我便开始了正式的修炼。师范毕业参加工作后，我就参加了学法小组，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炼功。

在一九九九年发生迫害前的这一年修炼中，我一改之前懒惰爱睡懒觉的毛病，每天五点多起床参加炼功点的晨炼，然后吃口饭便去匆匆上班。晚上回到家，吃完饭便带着大法书到学法小组学法。平时在学校里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善待班里每一个学生，无论是优秀善良的，还是调皮捣蛋的，我都发自真心对他们好。我在班上和孩子们洪法，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还教他们炼功。

孩子们都很喜欢我。一次家长会，一位姓郑的学生的母亲特别激动的对我说：“老师，我家孩子这学期变化特别大，特别懂事了。他说老师给我们讲大法，讲做人的道理，

明慧网经常有同修写关于卸载微信的文章，我也想卸载，可又怕儿子、媳妇不理解，又惦记姐姐，一直用着。前几天又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一个地方的同修说用微信联系，四十多人被绑架了，我想修炼太严肃了，正法都到了最后了，人的东西就得往下放，不就是名利情吗？我立马把微信卸载了，里面没用的东西全部删掉，网也关了。

过了两天儿子要和他爸视频，我说微信让我卸载了。儿子说咋卸载了呢？我说这个软件不好，同修出事了。他说那你和我大姨咋联系呀？我说有事打个电话就行了。儿子把我卸载微信的事告诉了姐姐，外甥女把姐姐的手机加了儿子的微信。过了几天，儿子拿着他的手机说：“几天没和我大姨联系了，视个频吧。”和姐姐聊了一会，小孙女要看视频，我说奶奶的手机里啥都没有了。小孙女说，不能看了，奶奶手机啥都没了。

放不下的时候觉的很难，真正放下的是很轻松的，正法真的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让我们大家都手拉手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心里这个委屈呀，眼泪不停的流，还不能叫人看见。那件衣服很长时间也没穿。看到儿媳这么不会来事，心想她娘家妈咋不说说她呢？要是我女儿，我可得教育她怎样善待老人。

我向内找：儿媳这些年不听真相，主要原因还是共产党发动的这场迫害，灌输的无神论谎言和邪党的株连政策，还有我们在历史上结下的冤怨。我想不管我们之间是什么因缘关系，我今生修大法了，师父说“大法尽解渊源”（《洪吟二》〈解大劫〉）。我为什么看到他们想穿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买什么，要动心呢？这不是妒嫉心、不平衡心、委屈心、贪心、向外求的心吗？这些心是我吗？不是，我不要！灭掉，发正念，彻底灭掉。

从法中我悟到：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垃圾，还分成什么好和不好，还有什么可争的呢。我观念转变了，心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 卸载微信

我对手机安全还是很重视的。平时我到学法点和去同修家办事，从不带手机。我以前用的是老年机，自师父讲到手机就是个窃听器，我就更注意手机安全了。同修来我家时，我立马把手机放到安全的地方。

自从来儿子家带孩子，儿子给买了个新手机，智能的，说给孩子做辅食能用上，还加上了微信，还下载了“下厨房”，经常学着做点家常菜，有时间就想看看，很浪费时间。孙女也抢着看里面的小视频，不让看就又哭又闹的。我的微信只和家人和姐姐联系——姐姐这几年身体不好，我经常给她打电话，姐姐说咋不微信呢，不花钱还能看到人。

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以后可得好好学习，再也不气你了。以前他因为我和她爸离婚，特别敏感，经常闹脾气，现在可是懂事了。现在放学回到家就是写作业、干活。”

这一年平稳的个人修炼，现在想来都感觉是那么充实幸福。虽然学法还不深，修炼也是刚刚起步，但是大法的美好却植根我的内心。

## 二、血雨腥风中、亲情动摇下，坚修大法

风云突变，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发动了对大法的残酷迫害，令无数大法弟子无家可归，让无数众生惨遭毒害。我母亲严肃的让我不能再炼了，并且哭着躺在炕上，不吃饭，用亲情来动摇我。

我说：“电视台里说的不是真的，我们大法从来没叫我们自杀，也从来没叫我们不吃药。电视台说的是假的。”由于当时我是新学员，与同修们也缺乏交流，对进京护法没有任何的概念，只知道大法好，知道电视台是在抹黑，所以谁说不让炼，我都不为所动。

那段时间村委会找到我家，校长找到我家，恰巧我都不在家。母亲虽然害怕，但还是智慧的应对，以我户口不在村子为由，免除了村委会的骚扰。校长也看到我家境贫寒，生出同情心，没有给我向上级汇报。现在想来，如果当时迫害严重，修炼根底尚浅的我不一定能够承受。我想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根据我的心性在悄悄保护着我，没有师父的悄然相护，我就走不到今天。

后来，随着同修们的不断交流，我意识到，我该做点儿什么。于是我买来不干胶，用记号笔写上大法真相，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就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

轮大法是正法”和正法口诀（后来才知道正法口诀不能贴出去），趁中午午休时间，就贴到电线杆、墙上。后来有了真相资料，就骑着车子发到各家各户的门外（后来悟到，这样是不敬法的表现，就用自封袋装好再发）。只要有离开家人的视线，我就要做证实法的事情。晚上我便偷偷拿出大法的书，认真阅读。

我当初没有同修们轰轰烈烈进京护法的壮举，生来就胆小怕事，但是坚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 三、难中走回来，精進实修

就这样，我一边背着母亲偷偷学法，一边悄悄贴真相标语、发真相资料。邪恶的迫害没让我放弃修炼，可是人中的情却让我迷失了。

转眼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几经辗转，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他人很好，他没有象大多数人那样听到大法就有敌对情绪，而是对大法很有正念，相信大法是被迫害的，后来我就“顺理成章的”和他结婚了。

由于迷于常人的情中，慢慢的我就掉下去了。法也不学了，真相标语也不贴了，过起了常人生活，但是在生活中依然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一次，校长让我去当区里政协的会员，来到教育局才知道还需要写一份证明不是法轮功学员并对大法有恶念的保证书。虽然脱离法几年了，但是大法的种子始终在我心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师父的考验，于是我断然拒绝，坐上公交车就回家了。

师父看到我虽然离开法多年，但是对法的正念尚存，便安排村里的大妈同修与我偶遇，然后我便又从新走进修

少说话，多干活，儿媳还是不冷不热的，她和她娘家妈在电话里有说有笑的，我的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儿媳五个月产假到了，第二天要上班，早上我炼完功上厕所回来，不经意间发现电视旁边的摄像头亮了，平时没插电。我的火一下就上来了——家里只有我和孩子，这不是监控我吗？当时我就想去找他们理论理论。可当时他们还没有起床，我就回屋发六点正念，心也静下来。

委屈，不平衡。每天早发完六点正念以后，我都会背一会法，我一下悟到，这不是师父在点化我吗？不能说，静下来心想：如果我问了，常人会说出来很多理由，这不产生隔阂了吗？我非常感谢师父的时时看护，我向内找，屋里有个监控器，为什么感到不舒服？是不是我做事不认真，表里不一，总把自己当成局外人，没有把自己融在这个家里，师父不是叫我们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吗？当我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就不那么难受了。

### 再去执著

秋末的时候，室内还没有供暖，穿短袖衣服有点凉。儿子、儿媳各买了一套家居服，长袖的，纯棉的，样式做工都很好。我对儿子说：“你们新买的家居服质量挺好，还是长袖的，给我和你爸也买一套吧。”儿子说行。

在网上买的，过了几天，快递到了。是两套，都是女士的，儿媳说：“便宜，我爸的还没到呢。”我打开一看，根本不是我要的那种，也不是棉线的，是便宜货。不平衡的心又上来了，心想：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我这么给你们干活，不要你们一分钱，吃的是剩饭剩菜，你们吃的是高级面包……等等，我在这个家就是一个二等公民。



十五天冤狱到，我脑子里装着十七人的三退名字走出拘留所。那天儿子从他所在城市回来了。亲戚开车去接我和儿子，一路上我们母子没说几句话，各自看着窗外。

回到家，亲戚、邻居一屋子人，做了一大桌子菜，吃饭的时候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的向我发难，丈夫哭成泪人——这些年我修大法，丈夫从来不反对，他怕我挨打；他看到我被抓走时，警察的嚣张，十几天的时间丈夫消瘦了很多。丈夫说：“再炼就给你送回娘家去。”意思是跟我离婚。邻居也说：“大嫂，你走这些天，我大哥天天不开门，不出来。”儿子虽然没说什么，但在表情上也是无声似有声，真的象师父说的“百苦一齐降”（《洪吟》〈苦其心志〉）。

晚上儿子对我说：“你儿媳让我给你跪下求你别炼了。”我知道他们是怕连累他们。我说：“修炼大法没有错，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更好的人，哪有错，我以前身体啥样你是知道的。我炼法轮功二十年没吃一片药，无病一身轻，家里这些年的经济收入不都是靠我吗？大法我是修定了，谁也改变不了我，如果你们害怕，那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吧。”

儿子说：“再断绝你也是我妈呀，我也知道我妈认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那就注意安全吧。”

### 在儿子家提高心性

儿媳生小孩，儿子叫我去带孩子。儿子在电话里说：“妈，少说话，现在年轻人离婚的可多了，得忧郁症的也不少。”我想我是修炼人，我会处理好婆媳之间的关系的。儿媳还没有满月，我到月子中心去看她。见面儿媳也不冷不热没说什么。儿媳满月回家，我把所有的家务都承担了起来，

炼。那是二零零八年夏初。当我双手捧起同修送来的大法新经文，看到师父一句句慈父般的呼唤，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回来了，谢谢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

从那时起，我就走上了精進实修之路。

### （一）向内找

走回修炼之后，我就象个离家多年的孩子，一刻都舍不得离开大法。去学法小组学法，和过关同修一起学法，去找当时认为很精進的小组学法。只要有一点儿时间，就坚决不浪费，捧起大法就如饥似渴的学，越学越爱学，越学越明白。

后来，我意识到学法的紧迫，便开始利用暑假背法，贪睡的我，发完早上六点正念，便开始背《转法轮》。开始的时候，背一段需要用两个小时，后来有时用十几分钟就能背过一段。师父的法理向我层层展开，心性迅速提高，期间在法的指导下，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闯过了一关又一关。

#### 1. 去掉怕磕怕碰的心，坦然道歉

我在人中特别怕磕怕碰，偏偏丈夫又是个暴脾气，因此我经常和他闹矛盾，针尖对麦芒。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意识到这颗心必须去掉。但是总是去的有点儿不情愿、不彻底。有一次因为一点责任并不在我的小事，丈夫又开始大发雷霆，恨不得把房盖都挑起来了。我立刻就受不了了，心想：你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的本事挺大。再说了，因为这点小事，值得吗……当我愤愤不平想跟他干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不对呀，我是个修炼人啊，怎么可以跟他一样呢！可是心里那个火就是压不住。

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真正的我不是这样的，我在心里

叫着自己的名字说：某某，你不反驳能死吗？你是要做个修炼人，还是个常人？自己选吧。我坚定的对自己说：我就是要做个修炼人，今天这一关我必须过去。我这颗怕磕怕碰的心就必须要去掉，坚决不要它。

就这样一遍遍默念，心里越来越平静，最后完全放下，真诚的对丈夫说：“别跟我一般见识，我错了。别生气了，对身体不好。”丈夫一下闭嘴不嚷了，愣了一会儿，感觉很吃惊：“你怎么不跟我嚷了？今天怎么知道错了？你还知道自己有错吗？”我说：“知道，我有很多缺点，希望你以后给我指出来。”

他有点不理解，我说：“我们师父说了，要向内找修自己的心。不能把矛盾推给别人，这样才是个修炼人，这样才能提高心性。”丈夫笑了笑，不出声了。后来我与丈夫之间经历了好多次类似的事情，我都一一平稳过关。神奇的是，有一次，丈夫发完火，我正在干活，结果丈夫主动跟我道歉：“我今天不该发火，我错了。我也得跟你似的向内找，我也得提高啊！”我们俩开心的笑了。

## 2. 坦然面对“第三者”

有一次，丈夫晚上值班，第二天早上他刚到家，手机就收到一条短信：“老公，你昨晚睡的好吗？”顿时，我如五雷轰顶，眼泪不争气的掉下来。丈夫问我怎么了，我说：“你看短信。”他说：“我可不知道这是谁？肯定是谁发错了，不信我给她打电话对质。”我说：“你肯定跟她串通好，我才不信呢！”接着继续哭。丈夫哄我半天，哄不好，我说你出去，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他担心的说：“你别想不开呀！”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想不开的。”

有两个是离婚的，白天在饭店干活，晚上卖淫，经常做不好的动作，说不好听的话；我几次给她俩讲真相，她们不接受。一天，其中那个叫小萃的和高班长发生了矛盾，你一句，她一句，互不相让。高班长更强势，要告到管教那去。上午坐板时间到了，因为坐板管教就来，我就对高班长小声说：“不要把事情搞大，要压下来。”高班长对我点了点头。

我前边坐着的那个女人看到了我对高班长的耳语，管教走了以后，她问我跟高班长说了什么。我说不要把事情搞大，要压下来。她就和小萃她俩说了我说的话，她俩很感激我，以后再给她俩讲真相也接受了。

高班长很能说，不停的讲她以前的事情。有时她看到我坐在床上不动，她就会说：“大姐，唠嗑，唠嗑。”意思是叫我快讲真相。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她的嘴叫我快救人，我就不敢懈怠，有机会就讲，不想落下一个。

有一个叫小文的卖淫女，我给她讲真相，她说她离过两次婚，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婆婆是炼法轮功的，人很好，她也看过大法书。她说她第一天上班就被抓到这了，钱也没挣到。我说你和大法有缘，也许是神佛不叫你做这种事，回去找一个正当职业，把孩子看护好，她很认同。

拘留室每天下午都有医生给拘留室的人送药，量血压，医生往门口一坐，拘留室里的人隔着小窗户排着队取药，问这问那的，只有我一个人盘着腿坐在床上。看着她们各式各样的表现，心想：如果邪党不发动这场迫害，该有多少人修大法呀！该有多少人成为好人哪！这个社会就不会烂到这个成度了，她们看到我身体这么好，都羡慕，有主动来听真相的，我都告诉她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福报的。

和她一起过去。高班长回来对我说：“大姐你和我过去呗。”我说不想去，这里有我的同修，我俩是个伴。

第二天下午管教来了，第一个点到我的名字，还有其他几个收拾东西，我就知道是高班长提的名。来到新的拘留室，又脏又乱，管教拿来两个大白桶也油乎乎的，我就把它拿到厕所，里外刷的干干净净的，厕所也刷的干干净净的——师父教导我们遇事替别人着想，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吃苦当成乐。高班长也很有眼光，选中的几个人都很能干，把拘留室打扫的干干净净，接着又送进来一批人。

晚上睡觉前，高班长让我睡她身边，不用站岗。我想我是炼功人，得做一个好人，那些老弱的站两个小时很难坚持，我得帮她们。当时拘留室里有十九个人，我想得救人，我不停的发正念，对另外空间发，对拘留室里四个摄像头发，对拘留所所有管教发，对拘留室里所有人发。

上午坐板的时候，那些人背监规，我就背正法口诀。

上午打扫完卫生就自由活动，我就讲真相。身边一个三十六岁吸毒女，她叫小倩（化名），她很愿意睡在我身边，也爱听真相，在生活上我也照顾她。她连袜子都不会洗，她想叫别人帮她洗，没人帮她，我就手把手教她。她说在家都是她妈妈给她洗。我给她讲，你都这么大了，自己的事情得自己做，你妈妈都六十来岁了，她能跟你一辈子吗？你爸妈老了还得靠你呢。慢慢的，她也会洗衣服了。

她说她看手机一坐就是几小时，甚至一天都不动地方，腰都坐坏了，人站起来都是扭曲的。我回来的时候，她叫我给她妈打个电话。她说一遍电话号码我就记住了，在电话里我讲了她的情况，她妈都哭了，她说她教育孩子很失败，什么活都不让她干，现在成这样了。

接着我就故意给那个号码打去电话，那个女人说是她妹妹用手机给自己对象发，发错了。我当然不信，接着又哭。哭着哭着我突然停住了，对自己说：“今天这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某某，就因为这件事你就不修炼了吗？你是选择做个修炼人，还是常人？”

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读《明慧周刊》，读着读着，我突然想起前些天一位同修的交流，她的丈夫确实有第三者，并且多年两边跑，我们这位同修，不但不怨恨，反而告诉丈夫，要善待第三者，因为第三者也很不容易。后来她意识到这种善还是藏有私的成份，于是劝告丈夫还是要尽早断掉这种关系，这对第三者很不好，对丈夫本身也不好。她的丈夫被我们这位同修强大的善所深深打动，最终断掉这种不正当关系，回归家庭，并走入大法修炼。

我回想起这位同修的修炼经历，无比汗颜，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我今天必须从这里修过去，做个堂堂正正的修炼者。我擦干眼泪，把惶恐的丈夫叫进来。他见到我啥事没有，也不哭了，很惊讶。我平静坦诚的说：“我没事了。今天这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不想纠结了。如果是假的更好，如果是真的，我也不生气。因为我是个修炼者。一切都是因缘分关系的。如果这事是真的，我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你是个丈夫，是个父亲，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丈夫瞠目结舌，曾经当常人时那个爱哭闹的我遇到这种事能如此冷静，让他始料未及，激动的说：“媳妇，你太好了！你怎么这么好啊！”我立刻告诉他：“不是我好，而是这个大法好。你想想，没有大法，我能够这么对待这件事，这么轻饶你吗？”他真诚的点点头说：“嗯，这个大法是真好！”



## （二）发正念解体人心，做好选择，一切人中假相消失

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层次在提高，心性在提高。一次，我学师父《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刚开始我啥也不理解，但是后来在一次次过关中，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深刻的理解。我悟到了在我这个层次的法理，那就是在过关当中，在人心和正念面前，就是要看我们能否坚定去掉人心，坚定选择正念，按照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

### 1. 正念解体妒嫉心、怨恨心，丈夫的编制解决了

我丈夫是因为当兵转业到现在的单位，一直不在编制，只是普通工人。当时的编制被邪党政府以每个编制十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当年毕业走门路的大学生。

有个阶段，邪党政府为了不让这批复员军人再上访了，通过假装考试的方式解决了这批复员军人的编制问题，唯独忘记通知丈夫他们单位。

一直以来，随着工资不断上涨，丈夫的工资总是原地踏步，显的越来越少的可怜，我的心就越来越不平。怨恨丈夫没本事，怨恨丈夫不去好好找找这件事，怨恨他不知道想办法挣钱，家里有了啥事都得我去主持大局。后来愈演愈烈，每天脑子里都是他的各种不好，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瞧不起。

长时间的学法，让我在悄然改变，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是求名求利的心在作怪，我坚决不能跟随人心走——我不仅不能怪丈夫，反过来我还得感谢他。有一次晚上学法回家，我突然意识到：丈夫多年受经济迫害，这也不是他的错呀，这是邪党的错呀，我怎么还怪他呀！我应该同情他呀！后来又想到，丈夫多年来支持我学大法是

的那个女的说，你看现在的人，指那个纹身的。她说：“看一个人不能看表面。”我一下悟到这是师父借她的嘴点化我，不要用观念看人，不要有分别心，都是为法来的，都要救。

下午管教来了，点名问新进来的都是什么原因进来的。有上访的，打架的，吸毒的，卖淫的，卖淫的一连好几个。她们说的那样轻松，最后问到我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同修，我们说是炼法轮功的。

管教走后，大家就随便在一起唠嗑，有一个叫“高班长”的，她说她是长春人，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法轮功是好的，是让人做好人的，是江泽民看炼法轮功的人多了，发动了这场迫害。她的一段话很吸引大家。她说她家在本市开了个饭店，丈夫是黑社会的，她也是啥事都干，监狱、拘留所也是常客，她和管教都熟，管教经常叫她出去抽烟，她挺有管理能力，说话很强势，但对大法有正面认识。

高班长对大法认可的几句话说完，就有一个二十岁吸毒女孩（就是身上有纹身的那个），来到我身边，她叫我“法姐”，让我给她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大法洪传的盛况，祛病健身的神奇，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她很认同，也做了三退，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福报。

我和另一位同修相遇都很高兴，我俩交流要多发正念、救人。

有一个高度近视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一千二百度”，进拘留所不让戴眼镜，行动很不方便，我俩就帮她打饭，上卫生间洗漱，她很感激，我们给她讲真相，她很接受。

七月的天很热，拘留室人很多，每天都在往里抓人，又开一个新的拘留室。管教把高班长叫去，让她选几个人

闯进四个警察。第一个是县国保队长，他几步就窜到我身边问：“你是某某吗？”我说是。问我还炼吗？我说炼呢。他猛的抓住了我的一只胳膊，另一个警察抓住了我的另一只胳膊，其他两个警察直奔东屋我供奉师父法像的柜子，非法抄走了我家的师父法像、法轮图、几本大法书和经文等物品。我挣扎着大声喊：“不要动我东西！”他们不听，强行把我带上警车，拉到县公安局。一路上我不停的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听着不吱声；只有那个司机让我闭嘴，我哪能听他的。

到了公安局，他们把从我家抄走的所有物品一样一样的拍照，国保队长问我经文哪来的，我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了你又迫害她们，那你们就犯大罪了，不能叫你们犯罪。他们一听也就不问了。

他们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几个人按我的手，把我胳膊都掐青了。我说我不承认修炼和讲真相有罪，就是不承认。

他们连夜把我们送到市拘留所。在拘留所接收的时候，我还跟送我的那个警察说：“你把我们这些好人送到这里来，你们心安吗？”他没说什么，看的出他也很无奈。

进了拘留所，看到床上挤满了人，地上还站了三个值班的。值班的说：“找个地方躺下。”我一看哪有地方啊，我说我坐着吧。她说不行，有监控。有一个人挤了挤，给我让了一点地方。我就缩着身子趴在那了，抬头一看，密密麻麻的人，我的眼泪下来了，我想：怎么修到这来了，在这个社会做个好人咋这么难呢？

第二天，班长让我值班，我看着躺在床上的各种各样的人，有纹身的，身上纹的花花绿绿的，我对身边那个值班

最可贵的生命，我怎么能嫌弃他呢？我这是什么心啊，对，是怨恨心，妒嫉心，我不要它，我是个修炼者，就要有大法弟子的样子。

从那以后，每当怨恨心、妒嫉心再上来的时候，我就发正念，坚决的不跟它走，坚定的选择去掉它，解体它，跟法走。有一天一个念头冒出来，丈夫的工资怎么也应该是三千元吧。神奇的事发生了，丈夫和单位的复员军人开始一起去上访。过程中，我不再嫌弃丈夫，怨恨丈夫，而是鼓励丈夫，肯定丈夫，他获得了极大的自信，正念十足的与邪党政府据理力争，最终丈夫的工资从一千多元上涨到三千元。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正念还是不足，大法弟子家的钱是大法资源，大法弟子过的好就是对法的一种证实，为什么别人是五千多元，他才三千元，他就应该和别人一样，不仅如此，曾经差的钱，必须给他补上。旧势力的迫害，我坚决不承认。结果神奇的事又发生了，过了不久，丈夫工资涨到了同级相同的水平，一分不差，还把这么多年差的二十多万元全部一次补发。

我深深感叹大法的神奇，感叹向内找的神奇，感叹正念的神奇。此时，我对师父《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的那段法似乎有了一些感悟。

## 2. 发正念解体争斗心、父女情，翁婿和睦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和我们一起生活。父亲脾气暴躁，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敏感。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

一次，丈夫去出租房搬家具，表面原因是父亲给我丈

夫送手套让他戴上，后者因为正忙着搬家具，回答时父亲觉的他态度不耐烦，立刻就受不了了。父亲立刻回到家，跟我大发雷霆，狂风暴雨般的数落他女婿各种不是，并打电话立刻把他和一起干活的公公都叫回来，大有这事不解决就过不去的气势。回到家，父亲上前一个大巴掌就给丈夫扇了过去，但是好在丈夫没有生气，而是问父亲怎么回事。父亲就暴跳如雷的开始数落。

看到这一幕我懵了，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点小事至于吗？这是要干啥？面对突然发生的不问青红皂白的矛盾，我被父亲的阵势吓的哭了，不知如何是好。

我心想：这件事突然出现，一定是我有问题。什么问题呢？看着父亲如此的争斗，那种瞪圆眼睛、哇哇狂喊的场面，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争斗心吗？而这不是对应着我的争斗心？平时做梦都梦到自己枕头里全是豆子，这不是师父提示我心里都是“斗”吗？这不是邪恶的党文化吗？不行，我不要这争斗心。

我的争斗心迟迟不去，让众生如此表现，让众生如此痛苦，这不正是我的一面镜子吗？于是我默默的在心里发正念，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争斗心和争斗心的业力场。然后我又找到我与父亲之间的父女情，平时丈夫如果敢说一句父亲的不好，我立刻就反击，直到把他说服压倒为止。然后我又同时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父女情执著。过了好一会儿，我突然发现父亲逐渐冷静了，突然说后悔不该打女婿，又当着公公的面给女婿道歉。丈夫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爸，没事，你打我，我也不生气。”公公说：“自己的孩子，打一顿没事。”

一场来势汹汹的家庭矛盾，在正念解体争斗心、父女

## 在法中修真好

文：中国黑龙江大法弟子

【明慧网】管教走后，大家就随便在一起唠嗑，有一个叫“高班长”的，她说她是长春人，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高班长对大法认可的几句话说完，就有一个二十岁吸毒女孩（就是身上纹的花花溜溜的那个），来到我身边，她叫我“法姐”，让我给她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我就给她讲了法轮功是什么，大法洪传的盛况，祛病健身的神奇，被迫害的真相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她很认同，也做了三退……十五天冤狱到，我脑子里装着十七人的三退名字走出拘留所。

——摘自本文

\*\*\*\*\*

尊敬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今年六十岁，是一九九八年得法的。一九九九年迫害发生后，失去了集体修炼的环境，放松了修炼，在名利中争强，心性守不住，渐渐身体垮下来了。尤其是颈椎病，压迫神经整夜睡不着觉，每天无精打采，苦不堪言。

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二零零六年的一天，当地老同修来到我家，给我讲了正法的形势，让我又和大法接上了圣缘；二十多年了，我没有吃过一片药，无病一身轻，坚定的做着师父让做的三件事。

### 邪党搞事 我讲真相

一次，邪党敏感日的头几天，我正在家里工作，突然



当天他们开始时挑衅的问，到后来好奇的问。这时有个人说：“在我们这儿吃饭吧，吃完接着说。”我说不打扰你们吃饭了，我也回家啦。

他们把东西都给我了，我就走了。我心里想：师父多慈悲，给我东西的过程是让众生听真相的。可惜我修的不够，没能劝退众生。经过这段时间的魔炼，我对警察没有了怨恨，只觉的这些生命可惜，为了执行命令，牺牲了自己生命的本质。真、善、忍普世的价值，在全世界都认可，在中国都不敢去了解和体会。

这里我悟到，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多少都要了解一点法律，不需要象律师知道的那么多。就象我们买个家用电器，首先看看说明书，了解它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不用去学会怎样修家电，知道一点就可以了。法律也是不用记那么多，日常用的大概记住，到讲真相时就能用上，心里还坦荡，众生还容易理解和接受。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情执著的过程中悄然解体。后来，我突然想起之前发生的事不都是我向内找，然后在人心和大法正念之间做对了选择，才很好的过关吗？这不正是我在师父的法中所悟到的“选择”这一层法理吗？

我突然感到醍醐灌顶，于是平时只要不好的念头冒上来，我就正念解体，坚决不承认它，不要它。我就是要选择正念，选择大法，坚决不要那肮脏的人心。一个多月后，丈夫和父亲的矛盾完全消失，两个人相处的比之前还好，家庭氛围特别和谐。

另外一次，女儿得了子宫肌瘤，反复去医院检查、治疗，最终我向内找，发正念解体自己宇宙体系空间场的色欲心，坚定选择去掉它，不要它，坚定跟法走。最终黑胖的女儿变的健康漂亮，人人见了都说变化太大了。这何尝不是我在法中做了正确的选择带来的人中变化呢？

### （三）让自己成为最好的真相

我通过学习师父的《北美巡回讲法》，认识到讲真相这件事是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之一，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好。

在不断的学法过程中，我深刻的感受到大法弟子本身在常人社会做的如何，影响着众生对大法的评价。别人不了解大法，就是通过大法弟子本身的表现了解大法。即使我们讲真相说的再好，如果平时做的很差，就会让众生对大法产生不好的看法，影响着救度众生。

二零零八年走向修炼后，作为教师的我，刻苦钻研教育教学技能，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同时走进每个孩子内心，用一个大法弟子博大的胸怀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

因为我知道作为家长就是用孩子的成绩是否提高、是否关爱自己的孩子来评判老师的好坏。

我有过多次把年级倒数的班级带到年级第一的经历，更有把一些问题学生带的勤奋上进、感恩懂礼的经历，得到了学生、家长、老师、领导的高度认可。家长们都以孩子在我的班学习为荣，甚至为了调到我的班去托关系、走后门。我们当地教研室主任曾赞赏我说：“我走了这么多学校，你的这种教育教学思想，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校长更是对我十分器重和欣赏。这让曾经因为我修炼总是用一种异样眼神看我的一位老教师，也开始对我客气起来。我要让众生意识到大法弟子并不是失败的懦夫，工作上的无能者，而是无人能比的精英。

当今社会，作为教师收到学生家长送的礼物是常事，尤其是我教的这种班级，很多家长都很有权势，或者很富有。我开始很抵触，作为大法弟子坚决不收家长送的礼物，但是因为怕心、顾虑心，又不敢跟他们挑明身份，导致很多家长不理解，甚至怀疑我是嫌弃礼金不够多，会对他家孩子不好。后来我意识到，我不是为了向众生证实我是一个好老师，而是证实我是因为修炼大法才有这样高尚的道德。

我开始给送我礼品、礼金的家长写信，含蓄委婉的说明原因，告诉他们我的人生原则是“真诚、善良、宽容、忍让”，然后退回礼品礼金。家长自是心领神会。同时我更加对这些孩子关爱，让家长放心，家长们都特别感动。

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儿子曾经顽劣不堪，谁见了都头疼，但是到我的班级里，我严爱相济，孩子变的又懂事又爱学习，期末考试考了94.5分。孩子母亲出于感谢过年时给我

八个人在里面，其中一人说：“来了、来了。”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请另外空间正神帮助，让这里众生得救。

我进去刚坐下，一个人说：“你开着退休工资吗？是谁给你的？”这个好解答。有个人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今天大家都在这儿做个证，咱得给我拿出法律文书，要不我就起诉诬陷罪。国家哪条法律说的？《宪法》三十三条、三十六条、三十七条、三十八条、三十九条，请用手机查查。”

听了就有人查。又有人说：“为什么叫人退党？”有人问：“为什么给政府做对？”有人说：“法轮功给你开工资吗？”有人说：“中国这么多人，经济萧条，共产党倒台，法轮功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吗？”我都一一做了回答。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端着杯子说：“你们别做好人了，就做个普通人吧，为什么去天安门自焚？”我说：“我给你们分析分析，什么是栽赃陷害，你说法轮功人自焚，咱按照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来说，法轮大法一九九二年五月从长春传出，至今三十三年，洪传一百多个国家，为什么就那一次？近镜头、远镜头、气管切开还能唱歌，你们都可是有头脑的明智人。”

这人灰溜溜的走了。有个人说：“你在这说法轮功没事，你可别出去说，说了就抓你。”我说：“警察的职责是抓干坏事的人，得有犯罪事实，你能管人的思想吗？我说的在理，我犯罪了吗？”一屋子的人都笑了。这时我一回头，看到屋里屋外都是人——因为这时到饭点了，厨师、保洁等人都出来听真相了，都说法轮功是个信仰，叫人修心向善的，为什么国家要这么干？我就给他们做了简单的解释：“这都是江某某小人嫉妒，怕好人多，打击真的一定是假的，打击善的一定是恶，打击忍一定是斗，这是相生相克的理。”

做不了主，或者其它什么都行，我就拿着这条子不找你了，找局里。”

他说：“你这不是要我命吗？这我还能上班吗？”我俩都笑了。其实他们都怕自己丢工作，怕上级说他们干不好。他就坐下来：“前几天我们各个派出所都去局里开会了，领导顺便说现在形势不稳定，自己把自己的工作都做好，别惹事，别找麻烦，法轮功的东西都给你们。还有民警问带字的钱怎么办？领导说还给他们吧。”他说：“我们都是最底层，什么都得听领导的，你每次来要东西，我们都给局里报过去了。”我说：“我还准备去局里找领导，领导都知道啦？”他说你可别去了，我们这工作不好干啊。

我说：“共产党的党章是怎么说的，执行党的命令……最后把生命献给党。你党的把生命献给它，值吗？”他说：“可不能献给它。”我说：“你这么聪明可得早点退，现在善恶都在兑现，这也是天象变化。好多人今天是受益者，说不定哪天就成受害者，给它卖命可得给自己留后路，以后对大法弟子可不能管。”

他说那都是命令。我说：“命令大还是法律大？你只顾执行命令，触犯法律谁保你？你的上司保你吗？”他说：“是，是，这年头谁也不行啊。”我说：“你赶紧退出那个党，老天保你。”

他低着头不说话，我知道是我的善心还不够，诚信不够。我马上给了他个翻墙二维码，从手机上自己退。他说：“可信吗？我这手机里有钱啊。”我说：“保证安全。”他说：“好，你要的东西，下周五你过来，可能给你。”我说：“好的，可以。”

这一天我有点事耽误了。晚，我也得去，不能说话不算，得有诚信。我十点半到的，进去一看，他们是做好准备的，七、

送了两千元，说是给我孩子的压岁钱。于是我写信给这个孩子的母亲，含蓄的讲了我的做人原则，并退回了礼金。最终感动的这位黑社会老大说：“某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并且一向护短的他命令孩子不许惹老师生气。后来他们又把礼金给我拿回来，没办法，我只好给孩子通过买很贵的海南水果、书籍、衣服来回馈家长，最后我们处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后来我意识到，这样讲真相太委婉，效果还不够好，总是还藏着怕心、顾虑心，怕家长不理解，怕家长举报我。我意识到这是非常不好的心，决定去掉这些肮脏的人心，我要让我自己，让我自己的一言一行成为最好的真相。于是，再有家长送礼品、礼金，我就直接说明我是个大法修炼者，并且全面讲清大法真相。

一次班里一个女孩的姥爷来到我家送来了两箱干果和五百元的购物卡，来不及说啥，匆匆就走了。于是我开始着手给她的家长写真相，可是这次我的心里打鼓了：别写吧，孩子的爸爸是派出所的，可能还是个所长、副所长啥的，万一他把我抓走怎么办？万一以后我不教他家孩子了，他来骚扰我怎么办？可转念一想，不对，怕什么？他是所长又如何？我正好让他听听真相，让他看看大法弟子的风范。如果他明白了真相，以后再也不去迫害大法弟子了，这是多好的事啊！再说了，他是我的众生，怎么会举报我？写，必须写，而且必须更全面，更彻底的写。

于是我从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如何学法修心做好人，到江泽民邪恶流氓集团如何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从三退保平安到大法洪传世界的形势，再到大法弟子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被抓被打的危险也要告诉世



人真相，再到我如何平时严格用大法标准要求自己等等，并善意的告诉他们在大法这件事上千万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来了个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真相大全。

我拿着这份充满大法力量的真相信，带着买的近九百元的孩子穿用的衣服、书包等，给这个孩子的妈妈送到了单位。晚上孩子的妈妈发来短信，我至今还清楚的记的她的第一句话：老师，我是一边流着泪，一边看完了您的这封信。我知道这（迫害）是一场阴谋。

接着她还说了很多很多有正义感的话，并含蓄的表达了对我们大法弟子的敬佩。我相信当她的警察丈夫看到了这封信，同样会震撼，邪念会被解体。我为我的众生真正的得救感到欣慰幸福，更加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因为我为众生做的这点事对法而言，犹如沧海一粟，而我们的师父为了众生的得救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呀，这是难以用常人的语言来形容的。

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离开法的那几年，开始还知道严格按照真善忍做人，坚决不收家长的礼品、礼金，后来就怕家长知道我学大法，就随波逐流开始收了。刚走回修炼的初期，有的时候怕家长不理解，也收下了。这些礼品礼金，后来有的我一一退回，也有因为忘记、怕心、顾虑心、懒惰心没有退回的。在这里郑重的跟师父道歉。以后坚决不能在这方面因为人心给大法抹黑。

#### （四）背诵《洪吟》，走出去开口讲真相

我的怕心、顾虑心很重，尤其在讲真相方面，怕常人理解，怕常人说我精神病，怕被举报被抓。同时我在人中就是不爱和生人打交道，虽然是个老师，表达能力没问题，

我说：“我一心一意的做好人，你们抄家、关押、拘留等对我迫害，我这个冤屈排不掉、压不住，我得行政诉讼。你带队到我家迫害我，我就是要告你。起诉状交上去，我考虑到你的工作怎么办？你妻子、孩子、父母的压力，你整个家庭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这时他眼睛湿润了。他说：“大姐，我去给你拿书啊。”他把所有大法书和拿别的同修的大法书都给我了。我出了派出所，知道是师父法的威力太大，感动了他。

我回到家，仔细的想了想，大法在救人，法的伟大，善的力量，为他的慈悲。我准备一个一个找他们讲真相。我多学法，去掉为私为我的心，保护自己的心，这都是怕心的根源，这些东西一层一层的，过几天又来了，过几天就没了。

这次去派出所我找另一个警察。他一看见我就紧张。我大大方方的进去说：“你好。”他说：“你炼法轮功还有理了？东西都给你了还来干什么？”我说优盘没给我呀。他面相长的凶，皮肤还黑，他就厉声说：“出去！出去！”我心里火就想往外冒。我及时压住——发火是魔。我就哈哈笑。

我一笑，他不好意思了，他说：“你笑什么？”我说：“是不是有人说你凶？我看你一点也不凶，可善良呢，你就是人们说的豆腐心，你还是个大孝子吧？”他笑了。他就说：“你的东西，我做不了主，是局里说了算，我能力有限。”我回答说：“没事，要不我怎么能来找你聊天呢？一个是我多来几次，一个是你写个字条，上面写上你没能力，或者

标点符号一字不落的背出来，和刑法第三条背下来，然后请问法官：“我背的刑法第三百条里有‘法轮功’三个字吗？”法官们都说不出来——旧势力操控公、检、法等部门迫害大法弟子，多数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没犯法，和不懂法，造成大法弟子受迫害，他们造业。

过了几天，我背不会法律，也记不住。我就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本书，《中国宪法》、《中国刑法》。由于没时间去全读，就对着公义论坛上同修写的哪条哪条，在书上划勾和折角做记号，省的到时候现找费时间。

我拿着书去派出所找到国保大队长，我说：“我们都是中国合法公民，都应该遵守中国法律，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嘛。”我就打开《宪法》让他看，说：“你自己看还是我给你读？”

接着我又拿出《刑法》打开。他紧张的不看，就往外走。我说：“这还没看你怎么能走呢？”他说：“我去给你拿书。”从他眼神里能看出他背后的邪灵害怕了，他怕我们清醒的认清它。他一会儿就用塑料袋（装着有十几本大法书）给我，说：“你先走吧，我还得开会。”看的出他很紧张。我就回家了。

到家查看书还不够，这次我有信心了。我就多学法修自己，知道自己怕心少了，该修慈悲心了。几天后我又去了，他一见我就说：“你咋又来了？”我笑着说：“找你聊聊天啊。”他说他怎么怎么忙。我说不多占你时间。

我用温和的语气说：“我这段时间在家越想越冤屈，你想想我做错什么了？办什么坏事了？我就学法轮大法了，是吧？大法是叫人处处做好人，在家庭、在社会上都得做个好人呀。你知道做好人有多难吗？”我一连串问了好多问题，他瞪着眼惊讶的看着我。

但是就是张不开嘴。但我知道这是极大的私心造成的，多次想通过大量学法来闯过这一关。

可是，尝试多次都不行，每次都是学了半天法，在家里信心十足，走到外面，嘴就象被胶水粘住了，就是张不开。我每次都很懊恼，在心里骂自己：“某某，你怎么这么笨，怎么就张不开嘴，你的嘴是干啥吃的。”尽管万分自责，每次过后，下次依旧重蹈覆辙。

因为这事，我愁的不知道怎么办好。同修鼓励我：“走出去了就是第一步，就是好样的，你要否定它（怕心）不是你。”可是就是不管用，还是把那个害怕、顾虑当成自己。

一次，我开始尝试背《洪吟四》，当时没有想是为了讲真相。可是随着每天几首诗的背诵，脑子里的邪念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背到十几首的时候，我突然心生慈悲，再也没有了私心和对众生蒙难的无动于衷。那天我背完《洪吟四》自然而然走出家门，骑上电动车去讲真相。迎面就碰到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八十来岁的大爷，我自然的问他买的白菜的价格，随后发自内心的让他退出邪党组织，他就爽快的答应了。

那种发自内心的慈悲状态，让我至今都难忘。这次成功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到大法的威力，是背法让我充满正念、慈悲，众生感受到这慈悲，自然就在几分钟内退了。

后来，我不局限于单个讲，开始跟随两位开车的夫妻同修和几位其他同修追着集市讲真相。越讲越爱讲，越讲越有正念，越讲就越有慈悲心。状态好的一次，我居然两个多小时给十九个人做了三退。我知道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没有师父的加持我就无法走出那个具有旧宇宙为私为我特性的旧我。

## 结语

这么多年的修炼有得有失，我跟师父汇报的只是我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扪心自问，我还有很多的不足，各种人心经常冒出来，很多关，都过的不好，甚至很不象话。修炼上也是时好时坏，对自己要求很不严格。

尤其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原因，各种汇总报表，不得不又开始使用智能手机。这一下可不得了，中了旧势力的圈套，很多时候迷于手机之中，看常人的小视频，耽误了很多时间，更可怕的是消磨了我精進实修的意志，学法不入心，发正念走神，炼功更是跟不上。

在这里我也善意提醒各位同修，手机瘾真的是要不得，必须去掉，不然我们的修炼真的会毁于一旦。到那时候，我们将有何颜面去面对为我们付出一切的慈悲伟大的师父，去面对苦苦期盼我们的众生。

在这里，我也要向师父保证，一定修去手机瘾，去掉背后的安逸心、追求美好生活的心。同时我一定要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精進实修，跟师父回家。

以上均为个人体悟，如有不合法的地方，还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我心里生出一点点慈悲，觉的他们在无知的执行命令中造下大业还不知道。我就想到先用写信的方式去做。参照公义论坛结合自己想说的写了封信。我拿着三封信，一封是给国保队长，一封是给派出所所长，一封是给办案民警。到派出所先去敲所长办公室的门，没敲开。正好碰到国保队长就给他了，我说：“这几天我一直在学习我们国家的法律，这是我的学习总结，请看看吧。”

这时办案民警也进来了，我也给他递上一封。又进来一个警察，我说你们一起看吧，我没写那么多。他们打开逐句逐字的查，在手机里查，不用言语说，用眼神沟通。他们使用眼神让一个警察把一封信交到旁边的房间里的人。那人拿着信去打字室让警察多复印几封。并说让我出去一下，他们要开会。这时我感觉到另外空间的邪灵、邪恶生命气急败坏。我马上发正念并请师父做主，我觉的我写的没错，我们做的没错，是警察错了，请师父做主。

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有个警察喊我：“大姐你来一下。”感觉他们表情和善而高兴。我走过去，他说：“你把你的电脑打开你就拿走，东西都给你。”我说：“不能给你打开，那是我的自由，我的权利。”另一个人说：“你是小学文化，你会吗？你的优盘你看的懂吗（因为优盘里是装系统启动盘）？”我说：“这和你没关系吧？”他笑着说也没什么，你拿走吧。给了我两台电脑和手机和部份大法书。我去的时候带着书包，他们说带这么大的包。我说你们把那信好好看看，可以上网查查，也可以问我。他说：“好。”

我回家查看大法书不够。我知道我没有讲真相，还得去。我在家大量的学法，向内修，有时间就看公义论坛。在公义论坛里看到有个同修在法庭上，把刑法第三百条全文和



在床上打坐，请师父加持，我虽然修的不好，请师父加持我让我使用小搬运也行，我不怕慢，一本一本搬运也可以，请师父赐予我功能吧。我突然觉的自己的使命完不成怎么办？我就给师父说：“我不用搬运功了，我自己去。”我不会讲，天天去发正念也行，我就一直去。隔几天就去，也不会讲什么，就这样我觉的也有效果，也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

他们不想让我去派出所，有一天他们给我女儿打电话说：“劝劝你妈妈别炼这个功了，学别的也行，你看你妈妈这样，以后还会影响你的前途和工作。”女儿说：“自古以来逆着父母的意愿的叫逆子，顺着父母的意愿叫孝子，你想叫我当个逆子是吗？”他们不说话，马上挂断电话了。

我再去派出所时，有几个警察说：“你女儿不错，挺好的，你怎么教育的？”我说在真、善、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都是好的。

后来我听说他们给大法弟子拍照、录像、录音都得发给局里。这段时间我想了想，为什么不会说？为什么自己不能理直气壮？为什么警察那么嚣张？为什么……想着想着我意识到：自己都没弄明白一些理。就象学法时有时候觉的师父讲的这句法真好，但是在生活中、在实践中不会用，也就做不到法的要求。

我想慈悲救人，但是怎样才能救得了人呢？我先从“公义论坛”看看同修的交流文章，看着看着就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违法，是警察在犯法，指出他们的问题所在，质问、反问警察，打乱他们既定的思维，说出他们犯法的地方就破解了。就不把自己摆放到被迫害的位置上了，是他们违法了，在人间违反法律，在另外空间他们造了大业。

##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

文：中国广东省大法弟子

【明慧网】姐姐坚持开车送我，等我下车的时候，她对我说，你和小叔（我们最小的叔叔，是大法弟子）的选择是光明的，你不要伤心，你也不要放弃我啊！我写出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却可以看的出，世人在觉醒，在思考，在主动的寻找大法，但是，得法不易。一路修炼到现在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幸运！

在过去的一年中，明显感觉到了不一样。用我家大孩子（同修）的话说，叫“上强度”。想想也知道，只有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才会“上强度”。各种事情紧锣密鼓的发生着，每天思想上有很多东西在冲击着。师父慈悲，在快速的消减着弟子不好的东西。

——摘自本文

\*\*\*\*\*

师父好！

同修们好！

几年没有回老家了，今年八月份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回去看看婆婆，因为今年我家最小的孩子（小同修）高考了，而且考的还很好，婆婆很期待孩子回去，已经耐着性子等了两个月了。同时，我哥哥也希望我回去给我爸妈去上坟，毕竟我家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圆满的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也该跟祖辈汇报一下，感谢祖辈的积德和庇佑。当年哥哥家的侄子考上大学的时候，哥哥带着孩子也是去上

坟了，那时我爸妈还在世，现在侄子已经是博士后了。我想着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吧，就同意了。

八月份事情很多，时间很紧张，我尽最大限度的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安排了行程。老家的情况和预想的都不一样，真是处处有意外。而且在计划回来的前一天，更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那天中午，叔叔家的姐妹（一个姐，一个妹）请我和我姐吃饭，我们这一代人中，姐妹就我们四个，平时我跟老家的人很少联系，好不容易回去了，就一起聚一聚。我跟我姐是修炼人，我俩不喝酒。对面的姐妹不修炼，她俩喝，喝白酒。喝着喝着，小酒瓶就多起来了，姐姐的话也多起来了，烟也拿出来抽上了。

姐姐是个女强人，这些年在外面打拼，房子有了几套；孩子也优秀，研究生毕业了，月薪一万多，女朋友也有了，也快结婚了。她不缺钱，也不操心，但是，她不快乐，一点都不快乐。

姐姐指着我一遍一遍问我说：“某某，你告诉我，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社会，我看不到希望。”“我现在一天两包烟，抽了烟要吐痰，我不想抽，我想戒，戒不了，我不快乐。”“某某，我要拜你为师（后来我跟她解释了不要这样说），我要跟你走一条道路……”她还很清醒的跟她妹妹说：“你看着啊，她（指我）可什么都没说，一句都没说，是我要跟她学的，可不是她拉着我学的。”后来她说：“某某，你看着就不一样，你看你也不喝酒，也不跟我们一起八卦，安安静静的坐那吃东西，反正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一顿饭吃了几个小时，饭后我跟姐姐去了她家，她让姐夫去其它地方住，就我们俩在家。因为有人要学法，这

我说：“你们大晚上一伙人到我家抄家，我正不知道你们是谁呢。今天你们拿给我看，正好，你们能查我，我也能查到你们。这网络谁都能用，这东西少给我一样都不行，我就堵到你们家门口。”我把笔甩给他就回家，他追到派出所门口给我说好话，说第一个名字是领导，你别找领导，你找我吧，你堵我家门口吧，你到我家吃饭吧，要不我工作就没了，你的东西我会慢慢都给你的，你不用签字了。我看着他有些可怜，就说了一句：“反对真、善、忍，谁也救不了你。”

回到家，有同修来看我，我就给同修说了今天的情况。同修提醒我说，这是党文化中的“斗”；去掉争斗心、怨恨心，就好了。我也想去掉它，排不掉、压不住。很多同修都会背师父的新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我现在就背抓紧背，第二天背着背着，用法对照自己，越觉的自己修的很差劲。

隔一天我又去派出所要东西，心里想着要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到派出所我不想通过传达室，就快走几步直接上楼，传达室的人看到我了，就问你找谁？我说找某某就已经走过去了。到楼上我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找，找到这人了，他的办公室门牌上写着“防范办”，屋里墙上挂的“国保职责”、“国保制度”。我走过去就直接说我来拿我的私人物品。他说：“你把我们当什么了？你想拿走就拿走吗？”我说：“那是我的物品，你不能随便扣押。”他说：“上面让扣的，我是执行命令。”我不知说什么，就走了。

一出大门，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心里觉的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弟子的名号。因为我说不上来，心里又难受、又愁，觉的自己很笨。

第二天一位同修来我家说她背法背到搬运功，你怎么不使用搬运功呢？请师父加持运用功能吧。同修走后我坐

看了一晚上书。”他们开完交班会，准备让我去分局录指纹和录其它信息，我不去，我就开始喊叫：“警察执法犯法！欺负良家妇女！在中国有宪法、有刑法，有信仰自由，你们以为就没人管你们了？人在做、天在看。”

我想起什么喊什么，他们就给分局打电话说：“这人一直在这喊叫。”把视频发过去了。分局说：“让她喊吧，别理她，不用来了。”我以为让我回家呢，结果把我送拘留所拘留十天。

在拘留所里我该炼功就炼功，讲真相，向内找，修自己。

从拘留所出来我就好好想想：该怎样修自己呢？但是心里有点目标，就是去派出所要东西，给警察讲真相。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这过程也是修炼的历程。

我以前是个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语言表达不清。这怎么给警察讲真相？真有点发愁。又觉的这是提高的好机会，错过了可惜。为了少给自己留下遗憾，就决定去派出所要回大法资源。

第二天我就去派出所要我的东西，在家想好了心态平和，讲真相，守住我是大法弟子。到那就不是自己了，心一下就起来了，争斗心、怨恨心、冤枉心等，直往上冒，压不住、排不掉。

他们让我在传达室等着，我等到快下班了他们才来，明显就是故意的。办案民警拿这几张纸过来让我签字，说是这件事你没签字还没完。他递给我一张，他的意思是一张一张的签字。我拿起一看，上面写着某某某、某某某几月几日晚上十一点到我家搜查……我的心一下就跳起来了，从他手里夺过笔就把这两个名字写在我手上，他就赶紧捂住名字，但我已经看到，并写在我手上了。

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我默默的改变了行程，也没提起我的计划。我家姐姐送来了两本《转法轮》和我的衣物，我就住下来了，并打算和姐姐学一遍《转法轮》再离开。

两本书放在旁边，姐姐又急着看、又不急着看。她说：“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先回答我，等所有问题都弄明白了，我就开始看书。我要开始看书，就会一口气看完，所以要把所有疑问都先弄清楚。”其实我们家族里修炼人不少，姐姐妹妹很多年前就三退了。因为我们爷爷和爸爸那两代人都是被中共邪党迫害的阶层，对迫害和邪党的邪恶她们都有自己的体会，所以她问的是其它问题。

第一个问题，她问我先生修炼吗？我说不修。她说：“你修炼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你先生不修？”我说：“这肯定是有我修的不好的原因在，也可能他的机缘不到，再者，他也不是没修，只是他没有做天天看书炼功这些事，但是他的心性真的提高了，对名、利、情乃至生死都看的很淡，非常平和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那种‘不修道已在道中’那种人吧。毕竟这个社会还得在迷中修，如果各个大法弟子的家人都修炼，那可能就破了迷了。”姐姐表示能理解。

第二个问题，她说大姐（指我姐姐）修炼多少年了？她也修炼，她怎么是这样的？（大姐在九八年就接触过大法，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迫害就开始了。等过了很多年，叔叔找到她叫她修炼，她自己也梦到我和爸爸同修在云端离她远去，她开始看书。书还没看多少，就检查出癌症，姐夫哭着求她去手术，她悟到了不需要手术，但过不了姐夫的情关，手术了。可是同时，姐夫在外面找女人的事情越演越烈，姐姐痛苦不堪，迟迟过不去，一直到近期才有所突破。）



我说：“每个人都有在意的、想不开的事情，姐姐在其它方面都做的很好，唯独在姐夫这个情上，还没放下吧。”

姐姐马上问了下一个问题：“那你都能放的下吗？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我认真的向内找了找，内心一片平静，我说：“没有，我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我怕她不理解，就解释给她听，其实我遇到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比如迫害之初，涉及到拿不到毕业证啊，不给转工作关系啊，后来被公司开除啊，男朋友因为害怕分手啊，找不到工作啊……后来也是这些生活中的小事，也许别人觉的是大事，但是我就是觉的这都是小事，也没当回事，跟家里都没说。而且我遇到事情都是直接选择、当时决定，然后这个事在我这就算过去了，不思前想后拖拖拉拉的，当然我就感受不到那种藕断丝连的痛苦。而且我只是看上去好象放下了很多，实际上我什么都没有失去，得到的更多更好。姐姐说：“是，你现在很好。”

姐姐又问了很多问题，我给她讲了大法在世界的洪传情况。我告诉她，除了中国大陆，其它地区都可以自由修炼。

她说，再问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就开始看书。她说，是不是修炼了就不能供其他的了？（她家的“菩萨”供了二十多年了。）我说这个问题先放着，我们先看书，看完一遍你自己看看怎么办。

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们看了十几页书，姐姐要休息一下，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早上起来，她没有抽烟，也不想抽。我们简单的吃了早餐，开始一人一段读《转法轮》，中午简单的吃了点饭，接着学，期间她有什么问题，就停下来我说给她听。到傍晚的时候，我们学完了第四讲。

白天的时候，楼下家人说包了饺子。这时姐姐说下去

警察不好意思的把邻居拉外面去说话了。

邻居又来问我：“你有事吗？”我就把我女儿的电话号给她，请她给我女儿打电话，这样就能把信息发出去。

晚上十二点多把我带到派出所。走的时候有个警察问另一个警察：“打印机拿不拿？还有带字的钱？”那警察说不拿了，她一直喊叫这怎么办？还有个警察说她师父的像拿不拿？有人说别拿了，别拿了，赶快走。

到了派出所，我一看他们拿的我东西还不少呢。他们把物品都摆放到会议室的大桌子上：电脑两台，书五、六十本，师父法像也在，优盘六、七个，炼功播放器两个，手机两个。他们问我：“这些东西是你的吗？”我心里想不能配合你，我说你的土匪证呢？他说：“我们是人民警察，说我们是土匪？”

我说：“你配当‘人民’两字吗？深更半夜到良家妇女家抄家不是土匪是什么？”他们不吭声都出去了。

一会儿又来几人说：“大姐咱聊聊天好吗？”我想那就聊吧。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一听又是这套。我问：“你会写‘中国’和‘中共’吗？分的清吗？”他们就走了。

他们把书都拿到别的屋里，只给我留了《各地讲法十四》和《各地讲法十五》，让我自己在那看书。我以为他们都走了，我也能走吧，去楼道一看，有人看着，门还是智能门，出不去。我就在那想了想，理了理——我有一段时间懈怠了，虽然三件事在做，就是不修心。被手机带动的名、利、情、色、欲等静不下心，让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心里愧对师父，请师父安排吧。

我看了一夜的书，第二天上班值班警察给那人说：“她

我说：“写我个名字就是搜查证？连个印章也没有？”有个警察说“搜”，他们就开始抄家。有两个人把我推到沙发上让我坐下，不让我动。我心里求师父，我错了，我这一年多看手机上瘾，尤其短视频，控制不住自己，明慧网早就通知卸载微信等软件，我一直不舍得，卸掉再装，装上再卸，招来的魔，请师父保护大法资源，请师父加持不争气的弟子，弟子给师父添乱了，对不起师父！

我在心里说：我不配合，可现在咋办？好几台打印机在那放着，有一台在桌面上放着，还有真相币也在。

这时脑子里想起师父法：“目前它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精进要旨二》〈理性〉）我心里一亮！我打不过你们，我喊，你管不住我的嘴。

开始有点不好意思喊，心想：这是名、利、情的名，我不要。我就使劲喊：“抢劫啊！”“来人啊！”一直喊。他们几个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两个人把我拽到卧室，我就在卧室喊叫。

因为当时天气寒冷，一直没人来，我就一直喊叫。他们也不抄家了，在哄我：“想怎么样呢？”我说：“让人都看看土匪是什么样的。”他们说是执行命令，他们是拿着名单大抓捕，让我看名单，但不让我看清楚就拿走了。

我还是喊人。快一小时了邻居来了几个，问这是干啥呢？警察说她炼法轮功，邻居们说：“炼功咋的了，她招谁了？惹着谁了？”警察说那倒没有，就是国家不让炼。

邻居说：“我家电动车电瓶丢了你们不管，你们怎么光抓好人呢？她是我们这楼里公认的好人，对谁都好，你们竟欺负好人？”

拿饺子上来，煮了吃晚饭。等姐姐回来的时候，神情大变，非常恐惧。她说她供的东西给她信息了，她不敢再看书了，一眼都不敢看了。我当时就知道我没做好，我没有重视发正念清场。楼下供的是狐黄白柳，它们是给人看病的，楼上供的是“菩萨”。我把姐姐隔绝在房间里，那些东西让她离开这个环境。我默默的发正念，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另外空间的乱神，没有明显的效果。姐姐颤抖着手开始抽烟，之前她已经一天没想抽烟了。

我知道姐姐开始过关了，第一关，要她自己选择。我跟她说，其实不用那么害怕，这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你选择了大法，别的东西瞬间就清理了。你看唐僧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步步惊险，妖怪抓他去要吃他，可是在上面，观音菩萨看着呢，孙悟空能保护他，救不了的时候，观音菩萨就来了，保证不会让他被妖怪吃了，都是有惊无险，就看唐僧意志坚定不坚定。

姐姐很沮丧，她说她家现在都很好（意思是她不能牵连到别人）。我知道姐姐是想起来以前的事情了。大约在二零一零年，她的爸爸，也就是我的叔叔，在我爸爸（同修）的推荐下开始看大法书。我叔叔当时半身不遂已经很多年了，看了几天书，一遍没看完吧，他的不能动的那只手就开始能动了，同时，他们家供的那些东西开始闹腾，几乎是全家生病，还有人做了手术。全家给叔叔施压，叔叔最后放弃了修炼，几年后郁郁而终。

既然姐姐做了选择，我就要走了。姐姐坚持开车送我，等我下车的时候，她对我说：“你和小叔（我们最小的叔叔，是大法弟子）的选择是光明的，你不要伤心，你也不要放弃我啊！”

我写出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却可以看的出，世人在觉醒，在思考，在主动的寻找大法，但是，得法不易。一路修炼到现在的大法弟子是何等的幸运！一定要珍惜大法！珍惜修炼的机缘！

在过去的一年中，明显感觉到了不一样。用我家大孩子（同修）的话说，叫“上强度”。想想也知道，只有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才会“上强度”。各种事情紧锣密鼓的发生着，每天思想上有很多东西在冲击着。师父慈悲，在快速的消减着弟子不好的东西。而弟子能做的，是果断的舍弃一切意识到和没意识到的执著，好好修炼，扶摇直上，跟师父回家。

感谢师父！

感谢同修！

（明慧网第二十二届中国大陆法会来稿选登）

## 处处都是修炼环境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端着杯子说：“你们别做好人了，就做个普通人吧，为什么去天安门自焚？”我说：“我给你们分析分析，什么是栽赃陷害，你说法轮功人自焚，咱按照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来说，法轮大法从一九九二年五月从长春传出，至今三十三年，洪传一百多个国家，为什么就那一次？近镜头、远镜头、气管切开还能唱歌，你们都可是有头脑的明智人。”这人灰溜溜的走了……当天他们开始时挑衅的问，到后来好奇的问。这时有个人说：“在我们这儿吃饭吧，吃完接着说。”

——摘自本文

\*\*\*\*\*

慈悲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我是二零一二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五十三岁。给大家交流一下，在派出所要回扣押物品中修出慈悲。

二零二五年二月，一天晚上十一点，我正在家看明慧网，有人敲门。我以为是同修，就去开门。刚开个缝隙，“呼啦”进来五、六个警察。

我是独居，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他们进来就说先拿手机，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随便私闯民宅？这时有个警察拿张纸让我看，说是搜查证，是打印版的，打印的字迹很浅几乎看不清字，唯独我的名字是手写的特大特清楚。